

跨过鸭绿江

■王筠

迎头一击,阻挡了其大踏步奔向鸭绿江的步伐。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

遭遇了中国军队突然而猛烈的打击后,狂妄的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清醒过来,面对着11月感恩节胜利的明显无望,又发动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进攻行动。麦克阿瑟采用铁钳攻势的战役部署,从东西两线同时进击中朝边境鸭绿江。西线是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美第8集团军主力,东线为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美第10军,其主力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西部战线方向,有先期入朝的志愿军的6个军抗击,而东线则兵力薄弱,一旦美军的“铁钳”合拢,无疑会使西线志愿军部队腹背受敌,造成极大被动。紧急情况下,中央电令刚刚到达吉林梅河口一带并准备于此冬训和换发寒带服装的志愿军第九兵团火速过江,由辑安一带入朝,于朝鲜的长津湖地区展开,准备围歼敌人。

辑安也就是今天的集安。11月上旬,寒风刺骨。江面还没有完全封冻,雪花纷飞,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九兵团常年生活战斗在江南地区,干部战士也大多来自于温暖的南方,不要说零下十几度、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很多人连雪花都没有见到过。由于军情紧急,部队来不及换装,十几万人都还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没有大衣大头鞋,也没有狗皮帽子棉手套,胶底鞋、大盖帽、一层薄薄的夹衣,这就是他们在高寒地带御寒的装备。江对面就是陌生的朝鲜和凶恶的强敌,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无疑令人百感交集。我在长篇小说《长津湖》一书中写下这样一个细节:

老王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清花”及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饮水,他要让它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老王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识道。猫记千狗万记,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识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就是撒尿,走一路撒一路。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撒的尿,它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

头顶上的天空昏暗无比,见不得一星半点的星月,冰凉的寒风依然一阵紧似一阵。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降,白

的江岸黑的江水在此时此刻的夜空中格外分明。

悲壮却非悲情,更多的是视死如归,衷肠一腔。

冒着漫天大雪,克服极度严寒,九兵团十几万人马隐蔽开进10个昼夜,以突然而果敢的战术动作将美国海军陆战队1师及美第10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包围于长津湖地区。战斗是异常惨烈和残酷的。天气过于寒冷,枪冻得拉不开栓,迫击炮的炮筒也冻裂了无法发射,干粮早已吃光,临时筹措的土豆冻得邦邦硬。就是这样石头一般硬的冻土豆,还不能保证每个战士都能分到。适逢朝鲜半岛50年一遇的严寒,零下30多度的气温啊,志愿军战士们前赴后继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勇士们的热血浸透了白雪覆盖的山野,很快凝结、冻透,结成冰块。为了阻击敌人,志愿军战士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哪怕被连成排地冻死也决不放弃。对这场极度严寒条件下的生死对决,我在《长津湖》中有如下记叙:

美国人终于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山头,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持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百十口子冻僵的人都从堑壕里抬了出来,抬到了平缓的坡地上。他们的身体弯曲着,保持着持枪射击的姿势,弯也弯不平,撤也撤不直,枪支抱在他们的怀中,冻结在他们的手上,拽也拽不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凝结着霜,头发和眉毛胡子上密布着晶莹细小的冰粒,在夕阳昏黄余晖的照射下晶莹剔透。

面对着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美第10军彻底崩溃,战役部署被全部打乱,所属步兵第7师之步兵31团即“北极熊团”也几乎招致全歼的厄运,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团旗也为志愿军缴获。陆战队1师更是伤亡惨重,北边的鸭绿江也

是,分配给我的岗位恰恰是给他当警卫员。

李学贡是河北顺平县人,参加过抗战的老干部,身经百战的战士。时间长了,我从他口中了解到了一些抗美援朝作战中的英雄历史。

1951年元旦那天,李学贡所在团开赴到阵地上。随后,李学贡被分配到四连任副连长,参加守卫鸭绿江大桥的作战。两个月后,部队开进朝鲜,担任顺安机场及桥梁的对空作战任务,不久,奉命进入前沿阵地,配合步兵作战。

有一天夜里,团部放映电影《上甘岭》。我坐在李副团长身旁,出于敬仰,时不时看看他的表情。他神情严肃地观看电影,也不时向我小声讲解里面的一些战斗细节。电影放映完毕,我们回到值班室,李副团长又给我讲起我们团参加上甘岭战役的经过:

1952年10月中旬,投入作战后,李学贡任连长的一连炮兵阵地经常遭到美军飞机和地面炮火的轰炸。有一次,他与通信员在阵地上遭到敌人轰炸,躲避过程中,通信员不幸被炮弹击中光荣牺牲,完成任务出色,受到师、团领导的赞扬,荣立集体三等功,获得锦旗一面。

烈火中战旗高高飘扬,在历时三年的浴血奋战中,炮兵第64师参加了无数次对空作战,取得辉煌的成果。

有一次,李学贡问我:“你认识参谋长马焕清吗?”

不去了,而是转过身来向南“进攻”——率先撤往兴南和元山,冲破志愿军部队的层层围追堵截,从海上逃跑了。在西线,面对着中国军队同样沉重的打击,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的美第8集团军主力经历了一模一样的“最长的撤退”,几十万“联合国军”的部队一直撤到三八线附近才站住脚跟。麦克阿瑟妄图于1950年12月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化为一枕黄粱,就连沃尔顿·沃克中将也命丧逃跑的“撤退”之路。

中朝军队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攻取汉城,之后又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当然,还有后来的上甘岭战役,还有金城反击战,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九个月零两天的艰苦鏖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与和平。

70年后的今天,重温那首著名的战歌,铿锵的旋律和直抒胸臆的歌词依然会让人热血沸腾。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帝野心狼

跨过鸭绿江,一个“跨”字道尽了人间百态、世事沧桑。因为它不是“渡”,不是“迈”,不是“走”,更不是“蹿”,它是“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是一股子无可阻挡的气势,是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坚毅的神色、坚定的步伐,是青春热血、理想信仰。这一跨,从1840到1950,跨越了整整110年的历史时光,把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永远运用在了身后。

能战方能止战,所有的和平都是打出来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

“认识,在新兵连认识的。”我回答道。

“上甘岭战役时,我是一连连长,他是一连炮排排长。”

我有些惊讶:“你们这么早就认识了,原来你们是老战友啊!”

“国庆五周年时,我们还一起去北京,参加了阅兵仪式呢。”李学贡兴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那是我们这支部队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一段光荣历史。

1954年8月,李学贡率领一连全体官兵随第610团经朝鲜清水里口岸凯旋。第610团与同期回国的第612团进北京城,驻扎在黄寺的原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大院内,进行训练,准备参加国庆五周年阅兵仪式。

10月1日,李学贡、马焕清等高炮受阅方队的官兵带着朝鲜前线尚未散去的硝烟以及辉煌的战绩,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朝鲜前线归来,他们这些“最可爱的人”,受到了首都几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没有想到,英雄就在自己身边,他们身上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故事。黄金辉副团长,时年29岁,是全师最年轻的团领导,曾在战场上荣立三等功。

随着对这三位领导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了一个相似点。原来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都当过一连的连长,是从“功臣一连”走出来的优秀军事干部。

我训练、生活在这些令人敬仰的英雄中间,时刻感悟着积极向上的力量,自己也在不断磨练中成长进步。

1978年,全军又一次掀起了大练兵比武的热潮。春夏间,100毫米高射炮在深沪湾将军山举行实弹打靶,我作为团直属队的战斗骨干随时任团参谋长的马焕清参加了这次实弹演习。亲眼看到一连在将军山打靶,取得优异的成绩,马参谋长心中的高兴劲儿溢于言表……

能够来到这支经受了血火淬炼的英雄部队当兵,是我一生的荣光与骄傲。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手里有一份父亲留下的档案,曾经让我琢磨了很久。

上面写着: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机枪连。我不知道机枪连是几连,但不会是九连,九连是邱少云所在的连队。另外听父亲说过,与邱少云是同一个营,他不说是同一个连,因此也可以肯定机枪连不是九连。他还说过,与黄继光同在一个军。

关于抗美援朝的经历,听父亲说的并不多。原因或许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邱少云、黄继光是多大的英雄啊,可父亲又不是这样的英雄。那么,我在同学、玩伴中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此,向他刨根问底的兴趣就不大了。第二个,我后来于仍属少小的年纪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之前主要精力也在学习上,没花太多心思去问他以前的事。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我大学未毕业,父亲就去世了。

虽然父亲没说太多,但我也听了一些,其中有些是母亲转述的。如,父亲坐了一夜闷罐车,然后就发现到朝鲜了,行军途中,经常是边走边打瞌睡。诸如此类,都是些小话题。那些能让彼时年少的我心驰神往、壮志凌云的火热场面,那些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生生死死,几乎没有听他提及。

到了后来,不需要他说,我也能知道那些场景。比如,上甘岭我军阵地,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承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00多万发炮弹的轰炸,最先进战机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几百次的地面攻击,有的阵地随手抓起一把土就可以数出二三十片弹片,那是怎么样的惨烈?如果再把视野放开些,还可以看到,靠我们贫弱的家底,把已经打到家门口的强敌打回到他们的出发点,为我们国家解除了潜在的巨大威胁,那又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又岂是几个故事能描述得完整的?

在有这些理解之前,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躺在一个十分陈旧的牛皮箱子里的一些物件。最让人兴奋的是大盖帽,带着五星帽徽,可是我戴不上,因为它太大了。于是渐渐地就不兴奋了。与大盖帽一样感觉的还有皮带,也是同样的原因。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徽章,我偶尔只是把玩一下而已。有时问他:有伤疤吗?在哪里?怎么负的伤?问的时候,听到回答的时候,会兴奋一阵子;慢慢地,一切终又归于平常,包括他。

以前常听说无名英雄或无名烈士这个词,总以为说的是那些一生轰轰烈烈地建立功业却又不留姓名的少数人,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或是盛唐的诗人写的那样。

后来,我渐渐懂得了,所谓无名英雄、无名烈士,他们生不求国家给他们

堤坝里的石与沙

■鲍坚

多大的奖赏,死不求自己被多少人牢记。当山洪海啸汹涌而来,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家园,惟有坚实的堤坝能阻挡它们。这些人,就是堤坝里的一袋沙、一块石头。即便记不住那每一袋沙、每一块石,我们必须记住那道堤坝,记住那一群人,这是我们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的。

在人人享受和平的时候,在人人思念自己先人的时候,这一群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付出、牺牲,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便不能时时记住,只是偶尔想起时,也当念他们的恩德,甚至,即使有些人淡漠了感恩之心,至少也不要去亵渎他们的灵魂,这是不容逾越的底线。

有时,我会与晚辈或年轻的同事说这些事,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义之类的话题。古往今来的很多人,或许都是无名的英雄。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即便在我们家里都显得很平凡。但是切莫忘记,所有有形的和更多是无形的护佑中华民族的堤坝,有他们在其中。

一个平凡的人让人怀念,那是因为他能感动人;一群平凡的人让人怀念,那就会形成一种精神。



红色乐章(中国画)

李翔作

长征

第4985期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1976年春天,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学校来了两位参加过战争的工人师傅杨振银、邹练成。他俩都是原福州军区炮兵第64师的老兵,时常给学生讲他们那支英雄高射炮兵部队的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们的同乡战友、一等功臣蒋邦礼。蒋邦礼在一次防空作战中,头部、胸部、大腿等多处受伤,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依然保持战斗姿态。蒋邦礼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蒋邦礼是江西武宁县人,与我的家乡修水县相邻。打那时起,蒋邦礼的名字刻在我的心里,我向往有一天走进这支英雄的部队,去结识那些令人崇敬的英雄。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10月,原炮兵第64师到我们九江地区的瑞昌、修水、武宁等县征兵。我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报名、体检、政审、审批,一切进展顺利。我了解到,这支劲旅是我军最早组建的四个高射炮兵师之一,参加过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炮击金门等著名的战役战斗。

12月下旬,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来到福建前线,成为了蒋邦礼战斗过的610团的一名新兵。新兵二连里,我们修水、武宁籍的几个新兵,相约到师部医院去看望了蒋邦礼。我紧握着战斗英雄那双有力粗壮的手时,激动